

上海國華新記書局印行

李定夷著

紅顏薄命記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六月五版

版權所有

哀情小記 紅顏命記 全書一冊

定價大洋九角

著作者 李定夷

校訂者 包醒獨

發行者 印刷者 國華新書局

國華新書局

分售處 外埠各大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麥家路國華新書局

序一

余嘗謂賢者之著書也。其筆端楮底必有一種不可磨滅之氣。足以維世道人心於不敝。不徒騁詞藻炫才華濃趣味以求引人之入勝已也。近數年來雕刻之風衍於海內而文氣乃日靡一般墨客騷人動於衣香鬢影間着細膩之筆前後疊架滿紙無生氣其下者則搜野合之秘事敷以尋常之藻采猶揭目以誇於衆曰是奇情也是豔情也文字之法不法無論已世道之憂人心之患皆賢者所深恥也吾友李子定夷子寫情之聖手也。慨乎輓近之積弊思有以正之於是著薄命記一書微言大義。

朗如日月。抉其要旨。有一長焉。言婉而諷。本諸詩義。嚴而辨本諸禮。是效法於經。寫廿年之親歷。如抽繭剝蕉。對於社會。則榮衰貶銳。一字不苟下。是效法於史。兼斯二長。以著書。如天之經。如地之義。百世之下。猶有興起。然則正人心。除謬行志。孟軻之志。以救頽俗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是書歟。快覽之餘。撮要而書之。以當贈言。吾知讀是書者。必不以吾爲阿好焉。

蔣箸超謹識

序二

李子定夷著作等身。曩著雙縕記。篇中叙杭垣沈烈婦事。烈婦以所天殤後。其姑苦貧鬻已。自縕以全名節。當時湮沒無聞。賴先生發潛德之幽光。挽澆風於末世。著爲說部風行。一時今沈烈婦傳矣。先生實傳之也。近又有紅顏薄命記出版。索詞於余。余竭三日晷刻。竟讀其書。覺是作與雙縕記可以後先媲美。而尤過之。論湯烈婦所處之境。遇及致死之決心。視沈烈婦尤爲難能。蓋一則逼迫捐生。一則從容就義。一則伸節烈於夫死數月之間。一則踐誓約於夫死十七年以後。兩兩相衡。非此尤難。

於彼乎。質言之。貞媛乃可敬。可欽。之烈婦。而書巖者。節孝兼全。世間之完人也。慨自世界競言自由。節義兩字。幾爲新學家所詬病。苟無矯正其弊者。竊恐厥害伊於胡底。先生本此旨而著是書。豈僅鰣鰷然爲湯烈婦一人。闡發幽光哉。

江都貢少芹謹叙

勝詩兩絕

談罷離鸞別鵠絃。拚將貌爾此身捐。自從厯劫紅塵後。多住人間十七年。
古今節孝亦陳陳。豈獨宣州葛妙真。他日毘陵橋畔石。使君當是勒名人。

小哀烈說

紅顏薄命記

毘陵李定夷著

吳烈婦傳概

烈婦姓湯。名書巖。江蘇武進人。爲吳公子岱東之配。清縣丞湯慶生先生之女。清二品銜署奉天民政司吳筱堂先生之子婦。光緒己亥秋九月。氏年二十有一于歸吳氏。結褵匝月。吳公子患秋溫逝世。氏卽吞金。誓以身殉。不受醫治。當時筱堂先生再三曉諭。示以大義。言祖姑年高。代夫盡孝。亦應盡之職。俟重闢百年後。殉夫未晚。氏不得已。乃聽命。救治得甦。歲壬寅。筱堂先生嬰時疫。危甚。氏籲天割股。和藥以進。病頓已。家人不之知也。後經小姑覩瘢痕。始得其實。其侍奉祖姑也。以色養。以

目聽於是者又有年迨祖姑以天年終氏悲不自勝幾以毀卒顧翁春秋日高不敢言死含辛茹苦代子職者又有年乙卯夏筱堂先生復捐館舍氏卽欲遂初志以小姑尙未適人乃隱忍至十月間及小姑于歸嫁衣奩具猶親爲料檢正命時自寫絕命書遺其叔舅雲洲先生夫婦大意謂今日之死實出本心以踐十七年前之誓言往見先夫於地下至堂上之恩只好啣結來世而已時乙卯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也嗟乎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氏以荏弱女子旣遵翁訓於生前致敬盡禮孝養無虧甚至剗肌肉以療翁疾已足昭閨門之崎石終且仰藥於十七載之後踐前言而不稍遲回其見義明決何如也倘所謂從容就義終始不渝者非耶矇矇乎雖日月爭光可也

墨隱生曰。吾國爲名教之邦。禮義廉節素所尊崇。洪荒之世。我無稽焉。虞夏以降。崎行孤節史不絕書。晚近數十年間。歐風美雨侵入華夏。自由之說。行重婚。不爲羞。平等之說。行倫常。可泯滅。聖人云。邪說橫行。甚於洪水。吾爲此懼。端居之暇。思學小說家言。以振末俗。適友人宦遊魯省者。以書貽。余述湯烈婦書巖事。謂今濟寧道尹鄧樸將上其事於大府。請付史館。採擇。嗟乎。當此人心陷溺。風俗澆漓之世。而得此節孝兼全之烈婦苦守。廿年始終不渝。魯殿靈光於今重見。余爲之距躍三百。是不僅吾國仕女。當奉爲規範。卽彼崇尚自由平等之碧眼兒。聞之亦當肅然起敬。余今以心理演述烈婦之事。不炫奇異。不尙辭華。俾老嫗村姑聽之。都解區區微忱。或足爲今日人心風俗之救劑歟。

武進爲古延陵地。文化之盛爲江南冠。有湯氏者。邑之舊族也。書香世澤。簪纓家聲。歷傳至慶生。納粟爲縣丞。遂挈全眷聽鼓東魯。湯夫人系出大家。美而多才。有女一。閨字書巖。生而穎悟。甫離襁褓。卽能認字母。愛其慧。漸教之。讀書巖。生性靜默。終日對書危坐。未嘗以爲苦。尤不喜附從姊妹。行作無益之酣嬉。慶生嘗顧而語夫人曰。書巖莊靜乃爾。眞不愧爲夫人之女。夫人顰蹙而對曰。女兒少年老成。誠恐福命攸關。余雖無福可言。然余望其能事事如余。余心慰矣。書巖稍長。尤愛讀烈女傳。每誦節義之篇。輒咿唔勿輟。間語其母曰。節義者女子唯一之美德也。人禽之分。祇在於此。此而不知不可爲人母。嘉其言而心惡其不祥。塾課之餘。兼授女紅書。巖心思靈巧。縫紉刺繡。無所不工。年未及笄。盛名已噪一鄉矣。

書巖事。親至孝。二老每有不豫。得女一語。輒轉笑顏。且慶生以未吏廁足。官場勢利之途。每多閒氣。歸輒憂形於色。尤非愛女不足解愁。故二老視之不殊忘憂草也。時省中爲女執柯者頗多。湯夫人愛女情殷。不欲遠嫁。異省輒婉辭却之間。以探書巖意。書巖默無一語。再問之。則曰。兒願學北宮嬰兒之撤除環瑱事。阿父阿母以終母笑曰。長而有家女子之常。汝斷無以丫角終理。余雖愛汝。亦不忍使汝不享人生完全之福。書巖喟然曰。女兒自知命薄。幸福乎渺茫。何如湯夫人聞之意深不懌。曰。汝胡好作衰。颯之言。少年人意興方佳。不當動言薄命。汝固孝者。當替親心以爲心。須知汝母聞此等言。辭頗愀然。不樂。書巖恐傷老母之心。笑慰之。曰。女兒妄言之耳。雙親健在。卽女兒無上之福。今後惟母所命。不妄言矣。湯夫人始

無言

亡。何。有。吳。氏。遣。媒。來。執。柯。吳。氏。者。亦。仕。宦。之。家。也。吳。公。筱。堂。爲。東。三。省。候。
補。觀。察。使。生。一。子。名。岱。東。字。伯。詹。亭。亭。玉。樹。丰。儀。甚。都。既。無。兄。弟。僅。一。稚。
妹。母。早。故。其。父。視。此。一。雙。兒。女。愛。可。知。也。顧。家。範。極。肅。雖。愛。勿。弛。芸。窗。功。
課。督。責。尤。嚴。伯。詹。亦。無。紈。袴。氣。拳。拳。服。膺。好。學。不。厭。讀。書。十。行。俱。下。雖。隔。
年。不。忘。經。史。而。外。旁。及。詩。詞。春。蓮。浣。花。諸。集。無。不。熟。誦。每。有。所。成。老。師。宿。
儒。輒。歎。弗。如。鼎。鼎。盛。名。幾。壓。倒。厯。下。文。壇。矣。生。平。自。視。極。高。擇。耦。尤。苛。謂。
茫。茫。塵。海。中。千。紅。萬。紫。無。一。當。意。奇。醜。殘。廢。固。無。論。矣。卽。有。堪。寓。目。者。其。
或。艷。而。不。韻。其。或。佻。而。不。莊。求。一。艷。而。韻。美。而。莊。之。女。郎。幾。等。廣。陵。絕。調。
求。之。不。得。毋。寧。勿。娶。故。年。已。弱。冠。猶。未。賦。好。遠。也。筱。堂。祇。此。寧。馨。兒。爲。嗣。

續計既不能任其子所爲又不欲過拂愛子之意嘗告之曰重闈在堂汝祖母望曾孫之情較余望孫之情尤殷汝當體兩代尊長之心母事吹毛求疵諸事有余爲政余當極力物色佳婦以滿汝望須知汝母早故祖母年事已高不能管理家政汝婦來歸卽當主治中饋余亦未嘗一日不望娶得賢婦使汝他日宜爾室家樂爾妻孥余亦樂覩佳兒佳婦之繞膝也伯詹徇父之意自是而後婚事乃悉聽父命

筱堂於聽鼓之暇常返梓鄉照料家務因事得識慶生相遇旣頻相知漸稔筱堂知湯氏室有愛媛美而淑陰使人探之德才色三者俱備中饋妙選也於是浼人作伐慶生仰小堂家世且微聞伯詹文名自無不允之理祇以夫人有不欲遠嫁異省之說遂往商之且以辭動之曰倘在科舉時

代。此金榜人物也。夫人必欲擇鄉人爲壻，然余固宦遊他省，嫁於本鄉，轉是遠離。若必於同寅中求同鄉而壻之，又須雙方相稱者，偶逢則有之，必得則難信。且宦海中之升沈遷調，朝不知夕，即使如願以償，亦未必能終身同處。一方如此，想來轉不如揀擇家計與人品，使家計果佳，人品亦優，不必問其異省人，非異省人皆可壻之。異日任彼天南地北，吾夫婦之罪念，可以稍輕也。湯夫人聆此冗長之語，喟然曰：「生女終是他家人，吾已留女二十年，從古禮女子二十而嫁之，例今已及時矣。」夫子所言自是的論，余復何說之辭？余所不愜意者，吳公子無昆季，行殊覺孤單耳。慶生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兄弟妯娌之睦者。吾輩已眼見不少與其有兄弟而失和母寧單丁爲得。且也篋堂無婦愛子，特甚。既愛子，必能推愛及媳女。」

兒若去卽主中饋觀察府中之威風勝余陪更多矣夫人爲慶生之言所動遂亦首肯亦倩至好爲冰上人奔走於兩宅之間納聘之禮成而書巖畢生之命運定矣

逾年九月爲書巖于歸之期時則黃花競放晚節爭光此三秋風景一若知書巖嫁後之命運而以黃花示朕兆者臨行書巖泣別其父母曰出家從夫兒旣適人於阿父阿母之前不能復盡孝道以報鞠育之恩矣慶生夫婦聞言亦皆老淚縱橫不勝酸楚慶生漸拭淚而語書巖曰爾順爾和必敬必戒善事重闈毋違夫子十六字其永銘之書巖再拜受教且曰廿一年之庭訓熏沐已深微阿父今日之言兒亦決不至貽父母羞二老又叮嚀保重含淚送之書巖遂歸吳氏自此一入惡魔劫運重重而來造化

小兒之弄人何其醉耶然厄其遇於前成其名於後使千秋萬世而後知有節孝兼全之吳書巖烈婦天爵自有樂境天之所以厄書巖者安知非卽所以成之歟

洞房花燭之夜賓客之蒞止者見此一雙新人僉謂郎才女貌允稱璧合珠聯且新婦眉目之間流露英俊之氣神明內斂豪氣外揚尤非尋常巾幘篋堂亦以爲果是佳兒佳婦不負一番選擇苦心伯詹喜如所望相敬相愛亦至相得自後蘭闈唱和殆無虛夕蜜月之中風光不少視彼畫眉傅粉直等市兒行爲矣如是者忽忽旬餘個中人方融融怡怡以享其伉儷之幸福而孰知劫運之來卽在眼前耶伯詹體本怯弱十年以來夙夜沉潛於古紙堆中用腦過甚後天益虧是歲夏間又感暑氣入秋以來醞

伏益深。彷彿貯水於池。一朝潰奔。自必橫決。一日伯詹自外歸。體頗倦乏。入室卽眠。書巖詢之。則以力乏告。逾時許晚膳。陳於案上。書巖手持紅燭。行至床前。攜伯詹之手。欲挈之起。忽覺掌熱如灼。驚極復審。其面雙頰現鮮紅色。與燭光相映。倍覺色赤。雙目下垂。似已入夢。書巖知其病也。輕撫其額。則亦炙手可熱。乃輕取錦被覆諸其身。已則默坐牀沿之上。以俟伯詹之醒。先時書巖已覺腹饑。陡受此驚。不復知饑。卽與之食。亦不能下咽矣。

伯詹旣醒。書巖前撫之曰。詹郎有所不適耶。晚餐陳列案上。已有半時。今且冷矣。蓋揣書巖之意。實不忍以病之。一字遽加諸其所愛之人。伯詹答曰。余無大病。偶覺口頭作惡。頭部患熱耳。言次。一陣心泛。忽大嘔吐。吐聲。